



故乡明月挂我心

□ 张辉祥

天下何处无明月?就我而言,离开故土后,走南闯北到过不少地方,见过大漠孤月、海上明月、雪域冷月、潇湘银月,好像都比家乡的月色要明亮许多。可是,每到中秋,依旧最忆故乡月。“月是故乡明”承载着一种永恒的乡思之情。

中秋的月色,光映着历史,也光映着未来。我相信,故乡的那轮明月依然发散着银色的光辉,如水般地洒在河谷、山岗、田野之上;我相信,蜿蜒崎岖的山路上定然有候鸟般的游子们披星戴月急归的身影;我相信,农家小院的中秋夜宴上肯定会如约而至地响起稚嫩的童声:“中秋夜,亮光光,家家户户赏月忙。摆果饼,烧线香,大家一起拜月亮……”家乡的中秋,就是一幅恬静、甜美的月色图,它连同那月光下的记忆一起在我心中永远定格珍藏。

儿时,母亲一句“月亮出来了才能吃月饼”的话语,使我一个人独自爬到屋后的小山岗上,静静地守候那轮皎洁的圆月。故乡,山多,又有河谷,因而入秋后常起点薄雾,夜幕中一切都显得朦胧,山朦胧,树朦胧,人朦胧。等啊,盼啊,朦胧的月亮终于抹在了山顶的树梢之上,然后它缓缓地在夜空中升起,最终突破雾气的萦绕,皓然盈空。霎那间,万丈银光倾泻而下,如纱似水,洒向山川河流、农舍村庄、树木野草……这时候,除了偶有“明月别枝惊鹊”的鸟鸣,一切生灵都在尽情地享受着月华的清辉在自己身上柔柔地流淌。

沐浴着月色,我一路从山岗上奔跑而下,口中还不停地喊着:“妈妈,月亮出来了!吃月饼了!”回到家中,一桌丰盛的中秋夜宴早已在小院的桂花树下摆好了。那年月,物质还比较匮乏,能在逢年过节美美地饱餐一顿,便是无比幸福的事了。小院的中秋夜,充满了浓浓的诗意,桂花幽幽的暗香浮动,抬头一看,那繁星似的花朵,既点缀在深蓝色的夜空,也好像影影绰绰地映衬在月宫里那棵桂树枝上,天上人间,美满团圆。

月光之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母亲做的美味菜肴,品着父亲烤制的芝麻红糖土月饼,其乐融融赏明月。月光如酒,我们都有点醉了,是陶醉。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父亲,也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月光文学”,什么“嫦娥奔月”,什么“牛郎织女”,什么“月宫仙子”,使我痴迷地仰望着夜空那轮高悬的明月,遐想翩翩……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洁净的露水滋润着乡思之情,而中秋的明月则照亮着归乡之途。无论天涯海角,故乡明月挂我心。



李白的明月

□ 廖华玲

中秋之夜,月色如诗,一缕缕皎洁的清辉洒满大地。此时此刻此景,不知你用李白的哪一首咏月诗歌去抒发心中的乡情、亲情、爱情、友情、豪情……

李白的明月,赋予的情感是那样热烈而深沉,色调是那样清新而明朗,形象是那样妩媚而动人。或许,李白就是月亮的一颗星星,因为古人认为,“太白星”是天上最亮、也是距月亮最近的星星。“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李太白在笔下用朗月、皓月、薄月、素月、泛月、醉月等等诗意的词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理想化、性格化的月亮色彩。

月光下的童年,总是有着许多奇丽美妙的故事与幻想。在蜀中度过少年与青年时代的李白,有一个“月光宝盒”永远尘封在记忆中,打开它就会流淌出一幅清新美丽的画面:“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白兔捣

药成,问言与谁餐。蟾蜍蚀圆影,大明夜已残……”李白的这首《古朗月行》,会使我们每一个人的耳畔回响起在母亲膝下听到的那些有关月亮的古老而又优美的传说——那里有一位伐树不止的吴刚,有长袖善舞的仙女嫦娥,有捣药的玉兔,有芳香的桂花,还有把月亮当成烧饼偷偷吃掉的蟾蜍……这一切,太令人神往!稚嫩的童心此刻仿佛插上了翅膀,向着星空,向着明月飞去……

对巴山蜀水的秀丽风光,李白大概是不会忘记那一轮峨眉山月。他在《峨眉山月歌》中抒怀:“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此诗写于李白二十五岁出蜀壮游之时,沐浴着月色的清辉,他将初次踏上人生的征途。这一缕月光,就像一道曙光,照亮了李白的仕途功名,以至到了老年,他都对峨眉山的明月眷恋如初:“我在巴东三峡时,西看

明月忆峨眉。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可是距离怎能阻隔李白的思念,身不能归去,就让心搭乘一丝月光穿回故乡:“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明月代表李白心。对于自己所景仰的历史人物,李白皆以月亮为寄托情怀的对象:崇敬屈原,就说“屈平词赋悬日月”;缅怀谢安,便写“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在政治上失意时,李白向明月倾吐衷肠:“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当李白苦闷傍徨时,咏月就是一种排遣解脱:“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月圆,团圆,李白的咏月诗歌已经成为中秋的文化符号,它如月光一样倾泻在我们的心中,泛起层层涟漪……

怀念老月饼

□ 乔兆军

苏东坡有诗曰:“小饼如嚼月,中有酥和馅”。转眼间,中秋节又到了,也勾起了我对月饼的回忆。

记忆中的月饼,用一张油纸对角折叠来包,上面印有嫦娥奔月的图案,用捻得很硬的细绳十字花四面捆紧。月饼淡黄色,每块的中心点个大红点儿,透着喜庆。馅料为青红丝、冰糖、花生仁、核桃仁等。月饼油很少,皮干,吃起来掉渣,但很有嚼劲。

小时候物质生活匮乏,商店买来的月饼,是用来孝敬外公外婆的,为了省钱,我们中秋节吃的月饼,则是母亲亲自做的。母亲心灵手巧,做的虽然没有商店里那般花哨,但吃起来也有滋有味。

中秋正值秋收之际,母亲能很容易地找到花生、芝麻、枣、核桃等一些果实,再拌上白糖或者红糖,就成了香喷喷的月饼馅儿了。做好了馅儿,再舀些面,浇点麻油,和好面,就可以包月饼了,包好月饼,往木质月饼模子里一套,用手压平,然后使劲往案板上一扣,一个月饼形状随之就蹦了出来。

最后一道工序,是将扣好形状的月饼放到铁锅里烤熟。刚烤出来的月饼香甜酥软,隔一夜吃,略微变硬,咬上一口,层层起酥,味道独特。早上上学,随手往书包里放几个,边走边吃,母爱的香甜嚼满了一路。

“月饼”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不过,它只是指像菱花饼一样的饼形食品。直到明代的《西湖游览志余》才有记载:“八月十五日谓之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遗,取团圆之义。”到了清代,关于月饼的记载就多起来了。《红楼梦》里贾府过中秋,贾母吃的是内造瓜仁油松瓤月饼,但贾母年老之人,估计不耐油腻,没吃完就赏给诸僧之人。

台湾女作家琦君写过一篇文章《月光饼》,月光饼,单是这名字就让人觉得很美。她在文章中写道:“月光饼做的很薄,当中夹一层稀少的红糖,面上洒着密密的芝麻。供过月亮之后,拿下来在平底锅里一烤,扳开来吃,真是又香又脆。”

月饼也见证着爱情,许广平在《两地书》中这样回忆她和鲁迅当年的恋情,说那年中秋,鲁迅“远远提着四盒月饼,跑来喝酒”。可见在经历女师大风潮考验后,他俩的感情已迅速升温,鲁迅可以大胆去“爱”了。

如今面对商店琳琅满目的月饼,我仍然怀念以前那种素面朝天的老月饼,它简单纯净,充满着浓浓的亲情。当皓月当空,阖家对月饮酒、品茶、吃月饼,这份朴素的情感清贫而快乐着,让我心醉。

母亲的中秋月饼

□ 黄山

如今每到中秋,就是月饼“泛滥成灾”的日子,自己买的,亲朋好友送的,商家做活动优惠价推销的,食品厂或爱心机构送温暖送欢乐免费赠的,一时集中起来,竟有“堆积如山”的感觉。月饼的质地和样式以及包装也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令人眼花缭乱。月饼的价格也差别很大,有普普通通几十元一盒的,也有上万元一盒的“天价月饼”。

但对于我来说,再怎么好吃的月饼都难于抹去我对童年吃月饼的那份最美好的记忆。

那年中秋节,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我听说母亲在地里劳动,就跑到地里去找母亲。只见夕阳下的一大片棉田里,只有母亲一个身影。母亲头也不抬地弯着腰,双手快速地收着庄稼,汗水湿了额头,她就不时用手擦一下。

我拨拉着齐腰高的庄稼走近母亲轻轻叫了声:“妈!”母亲见我来了,高兴地停下了手中的活儿。她迅速从兜里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東西,然后打开手绢……

我惊喜地发现,是月饼!一个又大又圆的月饼!

在那个年代,不要说月饼,就算是买一斤饼干,都是要配粮票的。没有粮票,有钱你都买不上吃的。不光是吃的东西需要钱和粮票同时具备才能买上,买布还必须要布票。买鸡蛋得单位领导批准,还要说出合理的理由,比如家里老人或孩子病了需要加强营养等等。

因此,我的惊喜就不足为怪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喜出望外。

母亲把月饼递给我说:“今天是中秋节,快吃月饼吧!”

我兴奋地接过母亲递给我的月饼,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小口月饼——月饼真香呀!

我尝得出,里面有花生、砂糖、姜丝、芝麻。

母亲看着我吃得那么香甜,微笑着说:“慢点吃,才更香!”

我这才猛然醒悟:只有一个月饼!

我赶紧将咬了两口的月饼递给母亲说:“妈,你也吃月饼!”

母亲没有接月饼,轻声对我说:“你吃你的,妈妈吃过了。”

可我知道,统共只有一



个月饼,妈妈舍不得哪怕吃一口。

我将那个咬了两口的月饼用母亲的手绢重新包好,带回了家,将它放在一个木桌子的抽屉里。

于是,整个木桌的抽屉里都弥漫着月饼的清香。

此后的一个月,每当饿了,我就拉开抽屉,有时象征性地咬半口月饼,有时只是闻闻月饼的清香,舍不得吃,又把月饼放回了抽屉里。

就那样,三毛钱加粮票买来的一个中秋月饼,我用了一个月才把它吃掉。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中国老百姓的日子,可以说是天天在过中秋节,天天在过年。每逢佳节,更是鸡鸭鱼肉都嫌吃腻了,谁还稀罕月饼呢?

我稀罕。我稀罕童年那分关于月饼的美好记忆,那深深的母爱,伟大的母爱,那分永恒的爱。

我们的节日

中秋

